



死之

侗趙

編新事故  
蕭文 林



行印社版出利勝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再版

趙侗之死

每冊實價二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躉費)

版權所有

著者 林

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

總經售處 文信書局

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

# 「趙侗之死」目次

- 一．算做了「序」
- 二．離開敵後
- 三．踱進自己的後方
- 四．別了重慶
- 五．寶成路上
- 六．在西安二月
- 七．渡黃河的前後
- 八．饑餓線上的徘徊
- 九．路羅的生活
- 十．孫家村的血蹟

算做了「序」

我在洛陽已經住了十六天了。……又至無聊之際，……結果總是不得要領而回。回到旅館里，……望見大門……  
……「安高客商」的匾額，便又無聊自解的說：……  
……「管牠呢！反正就趕到西安，也不過是住旅館，旅館就是自己的家，回到旅館就等於到了家，還着急什麼？」……  
……於是推開矮矮的房門，一進去就是床鋪——在房中無須多走路，並且像這樣的斗室也不容你走動——只好躺下，叫茶房泡壺茶，順便買幾塊燒餅回來，靜靜的躺着，等候明天再往車站止看看，要是仍然不能走，就再等着明天。……  
……這樣的，我在旅館住了十一天。起初很着急，以後也覺得習慣了。不僅天天進來伺候我的茶房，我跟他打得很熟，就是住在附近幾號房間裡的客人，我也都熟悉了。……

的，茶已一樣孤寂的旅人，很寫實地在一起。比如柱我隔壁的李君，和對面十八號的馬先生，我們雖然都不知道彼此的底細，但大家面子上都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了，我們對大車被盜，賠賠着上車站，又彼此不得要領的回來。一路上發着交通當局的牢騷，附帶談些映進眼簾里的街頭瑣事。談笑的情形，是那麼親熱的，既然親熱了，大家反就不便量新問姓通名。我除了知道李君姓李，馬君姓馬之外，他們的拾甫尊號，至今仍是禱然的交混，並且對談對語半室也不了了。帶着家眷同行的旅客，情形又不同了，他們好像跟我們總混不到一塊兒似的。雖然在站上打聽車輛的時候，也偶然的彼此通問些爾爾，祇作為眷屬的女客總是不容易開口，而男的，也祇跟我們打聽了一兩句，便將我們說的話，加以種種添註，轉告他的女人；就好像近在身邊的女人始終沒聽見我們說話似的。離開車站之後，彼此就更疎淡了。他們倆在路邊兜圈子，商量購買零物，向來不跟我們招呼。及至旅館之後，他們倆便深深地關起房門說夢話。儼然在同一的旅途上，同一的旅店中，而他們却別有一個天地——這天地只在馬先生隔壁十九號房間里。

雖然，我們爲着自己的自尊心，未必肯移舊就新，而他們，當然更不會願意我們參加他的團體了。因此，無形之中，單身的，與帶着眷屬的旅客便顯出兩個生活情調完全不同的集團。在我們這個集團份子之間，常常有一種說不出的威脅壓在心頭。大家都在不約而同的感到旅途生活，沒有眷屬在一起的枯燥單調。於是一輪在板床上，靜靜的喝着茶，啃大餅，便同時懷念到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眷屬。於是，又想到家裏，便更加心上的負擔。

「賓至如歸」，騙人的話語，究竟旅館不是自己的家庭啊！想到家裏，便更加心上的負擔。怎麼辦呢？得傾吐出來呀，於是又想寫信。對郵注意。

我在洛陽住了十一天，一共發出九封掛號信到家里。本意非常時期，信件不掛號怕不保險，但一拿着掛號信必定要上郵局去。差不多，我是天天上郵局去的，但我每次上郵局，必定遇見十八號的馬先生。起先彼此遇着，大家還不肯說實話，後來他也說了。他說他在洛陽比我多待一個星期，算至今，有十八天了，他一共寄回家信廿四封，比我多。他還說，他還想寄信，但郵局不送出來了，他本意

回來之後，這消息傳到隔壁李君耳里，他笑我們，他說他差不多出來十年了，根本就沒寫過一份家書，雖然他還是能識字的。對一團星隊，真至今，廿八天了，此一兵營回家。這不值得誇張的事體，起初頗引起我和馬先生的非議。但以後我們也明白了。原來他根本就沒有家，他的家在四九一八以後，便叫日本強盜搗毀了。他在東北在關內，在平天津，港，滬，並且還到過重慶。他走的路比我們多，流浪的歲月，比我們長，身體比我們結實，經驗比我們豐富，一樣是個旅客，但他特別使我注意。

平日他不大講話，叫我們知道他是東北流亡出來的人之後，仍是不大講話的。他說自己識字不多，除了打仗還可以來一手之外，他是無用的。他能打仗，但又不是正式軍事教育機關出身的。因此，處處謙卑，到了我們發見他是個老資格的抗日軍人，已經是我們快要離開洛陽的時候了。

那一天，是我逗留在洛陽的第十二日。一清早報紙上登載一個劇團要上演「鳳凰城」的消息。便由這一點廣告式的新聞，觸動了李君的感情。他問我們看見過「鳳凰城」這齣新劇

沒有！

我們搖搖頭。

他看見我們搖頭，又覺得無話可說了。

然而，鳳凰城是他的家鄉，所以這地名於他便特別的刺眼，況且他還看見過這齣新劇的演出，於是；我們的想家病，也傳染到他的心上來了。又因爲他的想家，便一直扯着我們談說關於鳳凰城的一切，住的，吃的，人民，山水，一切本地風光都說了，又說到舞台上的鳳凰城。

苗可秀畢竟做戲是做戲，他說：「鳳凰城裡面的故事，有許多欠真實。苗可秀在日本強盜手裏，那有這樣便宜的死了！苗可秀司令，我雖沒有直接跟隨過他，但是，我跟他太熟悉了。因爲我就是「老怪」的部下……」他說時，眼眶有點紅。

但我們不知道這所謂「老怪」是誰，不過，心里有數，反正他是說過的，「七七」事變前後，他在關內關外，幹過多年的義勇軍。

關於「老怪」的事，看他似有難言之情，他既不便深談，我們便也不好細問了。接着扯七扯八，閒談了大半天。十八號的馬先生一直拿他隔壁帶家眷走路的旅客刻薄了無數話語，佔了無數捉摸不定的推測與斷案。忽而說他們是新婚夫婦，忽而又說他們是私奔。本來我們對於那位獨享艷福，不大理睬別人的人，心里多少都帶點敵意，所以一聽着馬先生這些酸溜溜的言語，便引爲無上的快樂。鳳凰城無人提起，老怪更不知是何等人物。這日本節這手這樣的，又過了一天。

第二天，報紙上揭載的鳳凰城演出情形，篇幅更加擴大了。在我們同李君往車站去的路<sub>上</sub>，他又談起苗可秀司令，並且又提起了那個老怪。但這回有人問了，問他「老怪」到底是誰？<sub>？</sub>然而，鳳凰城裏，苗可秀司令，到底是誰？並且苗可秀司令，到底又是誰？

「就是趙侗啊！你們跟他不認識？」。

「趙侗？是不是接着苗可秀率領東北青年鐵血軍，在關內關外，跟日本鬼子一直拼到現在趙侗。」

「是」他苦笑一下點點頭：「他是趙老太太的兒子。趙老太太的子女一共九人，爲着救中國，抵抗日本強盜，全家參加在抗戰的隊伍里，犧牲了又犧牲，幾月前趙侗的哥哥趙連俊剛在東北被敵人抓去慘殺，沒想到他自己，在幾個月之後也死了。我們的老怪，活得太好，死得太慘……」

義勇軍之母，趙老太太的名字，我們是熟悉的，趙侗的名字，我們是熟悉的。但他死的消息，在我們則覺得太意外了，我們驚訝地圍着問他，但，已經走到車站上了。

那時我極願意再逗留洛陽一天，向李君把趙侗的事探問個仔細，偏偏一進去車站，這幾天才訂交的站員楊君迎面就告訴我說：

「哈哈！你們今天都可以走了。趕快！八點鐘開車」。

爲着這一點轉變，使得我要問李君的事，一直到了西安才完全明白。

到了西安之後，我和李君住着一個旅館，他告訴我許多歷史，還引我參看了許多與這歷史有關的地方。我不僅對他個人的經歷，起了無限的欽敬，而他的性格，他的態度，甚至他

的容貌，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里。因為他告訴了我關於趙侗慘死的全部血史。他說：這是民族抗戰期間，大團結的前題之下，不可告人的慘案。希望我聽了暫時不轉告別人，他相信這血海沉冤，必定有伸雪的一日。

然而，我不能！

自從我們倆在西安分手之後，他往西北，我在西南，而我對於他所敘述的故事的回憶，時時會撥起火樣的正義感燃燒在心頭。

趙侗是極有希望的青年抗戰將領，正和李君說的一樣，「他活着太好，死得太慘」，以他活潑有為的青春，消殘於陰險毒惡的角隅。死得不見天日，難道連他死的消息也不得公開於天日之下麼？他活着不得伸冤，難道他死了仍不得伸冤麼？

我不必與趙侗有一面之緣，但李君告訴我的一切，太真實了，我也不想攀上趙侗做個「死友」，借死者的大名為附驥的妄想，但，我們抗戰不終止，正義不投降，有一點時間，一點機會，我必須將李君所說趙侗之死的經過情形，給他一個宣佈。我想：人心不死，公論自

存！

以下都是李君的口述，我爲着尊重他的囑咐，所以在上面不寫明關於李君的年齡姿態等等。並且在西安臨別的時候。他還告訴我：「我實在並不姓李」。

「你不姓李，姓甚？」

「你自己找去吧！我告訴你的許多經過情形，許多跟隨着趙侗奔走的人物里面，就有我。」這是李君最後跟我說的一句話，最後，我也把他的話先在這裡交代明白，就算做了一篇序。

## 離開敵後

七七事變以後，我們由關外慢慢的移動至冀東。

那時候，我們的給養是很困難的，同時又沒有充分的活動機會，一面又聽見南京吃緊，中央政府西遷。本來我們的聯絡工作就沒有做好，所以大家瞻望着前途，就開始彷徨起來



一面又替趙桐擔任聯絡工作。趙桐因信之機密。至第一團改編時，也別以第一  
我在他那里討得趙桐部隊的地點，同時，又聽見他的第一團譁變，和副司令高朋投入八  
路軍的消息。前此曾與趙桐實一「共商與趙桐」。

趙太太身體已經很瘦弱，但是精神却極其亢奮，她告訴我說：「趙桐的處境很不好，八  
路軍專在冀西跟自己的友軍打游擊戰，偶一不慎，便有被解決的危險。並且他們先開個題目  
，說趙桐部隊的政治工作做的不夠，因此，前後派了許多政治工作人員硬要趙桐接受。說是  
牠們好意幫忙麼？帮倒忙！高朋，一向跟我們也是親手足一樣，現在就叛變了，他統率第一  
團，就叫第三團譁變，而自己又同時帶着他們走了。這是八路軍派給我們的政工人員第七個  
宣傳成績。高朋這樣對不起自己的兄弟，國法，軍紀，人情，他在那一件上面說得過去？然  
而八路軍居然受之無愧，他們把第一團改編了，並且給高朋陞官，這是怎麼講呢？」

我呆在這晦氣的冀東，好不容易才得着趙桐的消息，必里平地燃起了無限的希望。不料趕  
到北平後又聽見了這一出晦氣的事情。當時我無話可說，就告辭了趙太太。她謹慎地指導我



樣，毫不吝惜地，使用了許多「這個」「這個」。

「近來飯量如何？」我問。

「這個呀，平常平常！老實說，這個幾年，我就連個噴嚏都少打，再別說感冒了。」  
「飯量的增減，跟他的健康有着相反的關聯。平日，趙侗的飯量甚大，但遇到生病的時候，他就特別加餐。這種加餐，在他的意思並不是要求多吃飯可以醫好他的病，而是他怕別人

知道他在病中，所以故意在人面前多吃飯，表示疾病不僅不能損害他，並且於他更有利。

「這還嫌堅強的性格，不因世故的老練而變改，所以，我一問他的飯量，他便知道，而回答

他的健康，山以非味對來，思而由一些敵人湖軍。飲四的整盤，雨最

老怪，活着太好，死得太慘啊！落筆過案常到頭了。出是，此利最感匪賊手給，他早

我跟他北平西郊外，相聚了兩星期。此四飲，味不，好向，四門，善，補。福，齊，四，別，由，關，東，道

這時趙侗的基本部隊有九個支隊，外圍的民衆武力，還有六個支隊的游擊隊伍。這些部

隊四是散駐在平郊，靈源，懷來，熱河南部。每支隊因地域與作戰的環境關係，人數由二千

至四千人，合共二萬五千人左右。謝謝日本鬼子的宣傳，他說我們有十萬大兵，我們也就當之愧地自稱十萬了。

這樣的聲勢，使敵人感到相當的戒懼。他們始終不敢向我們嘗試。而我們呢？由關東移動至關內，每個人對日本鬼子交手，都看做家常便飯了。但是，此時最感到棘手的，就是游蕩於小五台山以北和懷來縣以南的一些第八路軍。他們的游擊戰術是：

「遇敵則退」

「遇友則攻」

「友住則困」

「星繳械的」

我在西郊兩星期之內，前後由小五台方面不斷的傳來晦氣的消息。又被煽動叛變的，被零星繳械的，給養線被截斷的……幾乎我們用以對付日本強盜的手段，一一都由第八路軍替本人向我們報復似的。